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索目

引錄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目錄索引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8.375 印張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199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國家領導人為《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題辭

李鵬 總理題辭

編纂四庫存目叢書，保護中華歷史文化。

喬石 委員長題辭

弘揚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使中華歷史遺產在人類文明寶庫中永放異彩。

榮毅仁 副主席題辭

編纂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為弘揚祖國文化作貢獻。

李嵐清 副總理題辭

搶救保存古代典籍，弘揚中華優秀文化。

李鐵映 國務委員題辭

六萬卷典籍蔚為淵海，五千年文明輝耀全球。

遲浩田 國務委員題辭

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加強精神文明建設。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監纂

(排名不分先後)

鄭必堅 李德洙 戴秉國 虞雲耀 劉忠德 張維慶 楊偉光 馬自樹

朱訓 王宋大 胡德平 胡長清 龍新民 于幼軍 王重農 林炎志

梁平波 張保慶 楊光洪 曾慶洋 虞振新 趙祿祥 韓天石 周林

張學書 吳樹青 郝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出版工作委員會

主任 劉俊文
副主任 張忱石 周燮藩 李春光
委員 李伯重 杜澤遜 馮寶志 張建輝 倪小建 李成言 吳華 吳廣義 鞏濱
劉文泰 盧姪 丁廣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

學術顧問

(排名不分先後)

周紹良、楊向奎、胡繩、任繼愈、周一良、王紹曾、程千帆、張岱年、胡道靜
張豈之、王鍾翰、戴逸、田餘慶、吳小如、李學勤、冀淑英、黃永年、侯仁之
李文海、朱天俊、彭斐章、馬曜、湯一介、俞偉超、安作璋、羅元錚、楊新
歐陽中石

特邀學術顧問

(排名不分先後)

池田溫 尾崎康 山根幸夫 竺沙雅章
昌彼得 吳哲夫 柳存仁 艾思仁 李弘祺 張春樹 魏丕信

總編纂 季羨林

副總編纂 劉俊文 張忱石 孫言誠

常務編委 周燮藩 杜澤遜 馮寶志 張建輝 倪小建 吳華 羅琳 吳廣義 李伯重

鞏濱、李成言 劉文泰 李國新 張玉範 陳杏珍

特邀編委 (排名不分先後) 劉湘生 金沛霖 林被甸 孫大勛 王世偉 盧子博 潘寅生

金恩暉 黃俊貴 王效良 任寶禎 李小強 劉壽霖 劉軍 鄭一仙 李高遠

王榮國 丁伯華 王臻中 楊光彥 宗有恆 黃金余 趙金保 楊峻 鄭學檬

李進才 韓星臣 黃介山 周新國 郭榮 劉獻君 周鴻俊 沈繼武 胡昭曦

高可 陳文錦 嚴智澤 劉心德 劉長宗 薛啓亮 韓明光 許運江 李連城

劉從連 陳光勇 胡正士 王德宏 彭玉麟 高忠春 宋平生 林子雄 徐憶農 陳秉仁

(排名不分先後) 王清原 石洪運 白莉蓉 孔繁敏 汪桂平 沈治宏 李際寧

童正倫 劉乃英 劉大軍 王同策 王鴻博 俞耀庭 高流水 高凱軍 孫彥

李明友 吳元真 金英 封越建 范緯 程遠芬 駱兆平 劉奉文 劉蘭兮

徐建青 徐麗華 許檀 黃愛平 彭世畦 彭光謙 方品光 沈繼延 何宗慧 徐大平

閻中恆 穆祥桐 藍書臣 南麗華 董潤麗 褚家偉 鄭培真 鄭麥 鄧貴忠 謝水順

張文增 尋霖 鄔向東 董潤麗 褚家偉 鄭培真 鄭麥 鄧貴忠 謝水順

邵天 黃廣禎 丁力 元來篤 于天池 方明東 王秀 王昱 王瑛

王藝 王言福 王惠君 王淑娟 王原霞 王科正 王洪志 王流芳 王有朋

葛承雍	單殿元	陳發松	陳錫禮	黃加服	張起湖	張立功	徐雁	孫志立	姚二團	邱瑞中	林坤明	楊攸玉	吳震	李伯奇	趙燕群	毛毓松	王西靖
葛澤生	閔杰	陳鈞	陳向武	胡雲天	張升雲	張希清	徐國定	孫儀	姚倩	金德萬	馬洪林	吳澤紅	吳建中	李映嫦	沈小艾	石順科	王增清
葉體齋	喬好勤	陳秀英	陳明光	黃秀文	張百影	張守國	郭志高	孫晉華	段偉中	洪鳳桐	林增銓	盧香霄	吳碧雲	李松寒	楊建東	鍾昌式	王星麟
楊建東	伏開蘭	陶國斌	陳明祥	黃文昆	張兆海	張振剛	郭向東	孫文光	高原	宮愛東	阿華	張承良	何景遠	李景文	李冰	史鑒	王燕均
楊恩成	傅偉	陶演	陳仁芳	盛華亭	張強	張耀東	郭呈祥	孫繼凱	高民生	胡越	易國杰	劉永義	何勤華	李全成	李峰	史學術	王超湘
楊克義	程煥文	曹曉莉	陳景唐	陸一珍	張炬	張連增	郭永贊	馬恆東	高仲章	胡剛	周瑾	王德榮	武繼山	李慧玲	李皓	包忠文	王運堂
楊德生	錢遠晏	曹煥旭	陳少川	陸行素	張榮光	張新民	許兆愷	畢可娟	高躍新	胡小元	周照東	林岩	邵國秀	杜士杰	李孝友	安邦建	王椿立
朱滋生	賈凡	曹明振	陳銀龍	陳力	張洪順	張仁宣	許國慶	師曾志	唐貴榮	胡敘良	周雁翔	林支民	索介然	杜秦生	李克西	任東	木拉提
業經韜	董乃強	溫榮才	陳培淇	陳寧雄	黃仕楚	張齊增	張惠民	徐賢欽	栗祥忠	柳楓	周天游	林之豐	陸子康	吳錦	李曉秋	牟仁音	毛昨非

蒲映中	鄒華享	廖子良	齊冲天	漆身起	趙子富	趙同安	楊德平	趙懷生
趙書城	趙金保	潘志良	潘永明	潘旭龍	蔡瑞卿	蔡成瑛	劉一平	劉志盛
劉秀生	劉鎮偉	劉慶柱	劉慧娟	徐效鋼	劉向東	劉建業	劉春華	劉富民
滕穎	蕭魯陽	蕭魯生	閻征	謝德雄	戴開明	藍慶祥	魏連科	譚新華
韵士忠	申東浩	闕立興	蘇位智	饒尚寬	龔新曼	仁增多吉	烏林西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出版委員會

顧問	問(排名不分先後)	郭煥芳	馮慶聯	鄒宏國	張同英	伍海新	余錦強	郭賢登	吳國忠
主任	錢海驊								
副主任	陳學振	宮曉衛	張添喜	周燮藩					
委員	耿網秀	管理洪	張建輝	賀偉	陳麗	郭際魯	周晶	田忠超	朱其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協編單位及人員

協編單位

(排名不分先後)

北京圖書館	北京大學圖書館	上海圖書館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南京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湖北省圖書館	遼寧省圖書館
天津圖書館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	首都圖書館	中山圖書館
			復旦大學圖書館
			中山大學圖書館

清華大學圖書館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分館
吉林省圖書館 福建省圖書館 甘肅省圖書館 山東省圖書館 暨南大學圖書館
湖南圖書館 江西省圖書館 山西省圖書館 河北大學圖書館 安徽大學圖書館
杭州大學圖書館 內蒙古自治區圖書館 中國歷史博物館圖書館 寶應縣圖書館
鎮江博物館 祁縣圖書館 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圖書館 武漢大學圖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 揚州市圖書館 蘇州大學圖書館 天一閣
大連市圖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圖書館 雲南省圖書館 上海博物館
南開大學圖書館 山西大學圖書館 廣州博物館 安徽省博物館 新鄉市圖書館
西安碑林博物館 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 泉州市圖書館 上海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四川省圖書館 中央民族大學圖書館 景德鎮市圖書館 遼寧中醫學院圖書館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 北京師範大學信息技術與管理學系 西北師範大學圖書館
安徽省圖書館 石家莊市圖書館 遼寧大學圖書館 重慶圖書館 常熟市圖書館
雲南大學圖書館 無錫市圖書館 蘇州市圖書館 吉林大學圖書館 旅順博物館
杭州市圖書館 河南省圖書館 武漢市圖書館 青海省圖書館 山東大學圖書館
臨猗縣圖書館 泰州市圖書館 高郵市圖書館 臨海市博物館 西北大學圖書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書館 湖南省第三師範學校 中共中央黨校圖書館
首都師範大學圖書館 軍事科學院圖書資料館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山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運城市圖書館 中國中醫研究院中醫藥信息研究所圖書館

協編人員

(排名不分先後)

廣西師範大學圖書館 四川聯合大學圖書館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山東省博物館
四川聯合大學古籍研究所 中國人民大學古籍研究所 南陽師範專科學校歷史系
陝西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 吉林市圖書館 華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山西省文物局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空軍指揮學院圖書館 南京大學圖書館 陝西省圖書館
陝西師範大學圖書館 常州市圖書館 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 北京聯合大學
溫州市圖書館 西安文物管理委員會 青島市博物館 遼寧大學古籍研究所
江西省博物館 徐州市圖書館

李蘭桂	池秀雲	賈酉全	范月珍	閻世俊	李蘇蘭	杜殿玉	張鑄	王彬
劉茜妹	陳玉紅	皮劍英	陳燕華	戚培根	羅志歡	王雪迎	謝春偉	高瑄
邱關鑫	周樹懷	劉偉	楊文祥	普伍勝	郭其程	湯華泉	文又波	尤鐘麟
周瑞雲	馮暉	周君平	廖源蘭	王美英	黃鵬	杜春和	古為明	薛小平
王惠敏	李林娜	楊永興	杭志強	黃小藝	華斌	宋敏莉	蔣紅	李嘉琳
崔建華	高峽	王玉國	錢浚	張梅秀	丁良	黃國光	盧俊業	陳正華
陳政	江虹	單紅彬	周蓉	徐昕	王玫	龔潔榮	周蘇陽	徐家愷
玄蘭英	殷洪	王進雄	唐秋霞	羅江文	楊勇	宮偉	王增勇	白荔
田斌	樂靜	王水喬	葉瑞寶	陳玉蘭	陳巍	金虹	蔡建康	褚樹青
康萬武	黨瑜	王若	姜桐華	呂峰	張紅珍	張瑋	周新鳳	朱永慧

王心成	王麗華	劉艷玲	張鳳岐	王翠蘭	盧正言	汪慶元	張德源	曹正元
徐三見	張征明	王際壽	鄧朝源	徐明兆	周玉山	李勇慧	王慧	賈貴榮
唐桂艷	崔國光	王明秀	王曉明	劉蕃	樊期順	劉啓靜	賓武生	何輝
許俊榮	吳格	沈達偉	楊光輝	眭駿	張武耕	王潔玉	曾潔瑩	李玲
季秋華	萬群	張金環	吳世元	王性昌	孫國良	興振芳	韓俐華	董蓮枝
王麗娟	張寶生	郭京花	黃建	陳紅彥	張鳳華	任艷榮	周庭全	張木森
張軍	左春榮	孟克賢	王錫安	蘇鐵戈	張紅軍	李挺	楊之豐	盧曼
紀鳴	高月宏	彭俊婷	葉樹仁	滕軍	彭邦明	唐錫倫	潘猛補	熊小明
陳琦	江曉敏	夏春田	祁選第	王桂榮	李雲琴	王之厚	周昌富	陸炳榮
張武智	朱玉印	劉安琴	柳振河	侯藹奇	郎菁	綦勝利	楊居讓	齊秀梅
湯坤華	楊帆	齊迎平	趙淑清	王雅英	春花	郭亞南	宋梅	黃傳愷
朱偉慧	褚佩瑜	童世華	李天翔	謝德安	王夢華	饒學峰	朱正嫻	樂秀英
羅益群	楊攸玉	劉榮	顧音海	楊同甫	朴景愛	熊金山	陳永芳	何慶先
王守龍	李文如	田瑞生	楊文龍	孟興昌	應登甫	白寧	馬金川	皮明勇
岳新生	劉昌運	蘇小杏	張振濤	閻立津	朱占瑞	田文孝	劉鶴然	董少武
李文	霍燕翔	劉照樹	史傳銀	龍愛華	汪桂青	李愛華	蔡燕春	馬榮霞
宋賀萍	馮美香	陳永誼	藍江濤	岳敏	徐會玲	任咏梅	岳安蓉	安利美
傅月	宋長忠	丁伋	張曉華	諸葛秀華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緣起

清代乾隆年間編纂的《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叢書，共網羅歷代典籍三千四百六十一種，^{〔一〕}號稱中國傳統文化的淵藪。但是《四庫全書》並不全，不僅所收典籍中不少內容經過抽燬和篡改，而且還有大量圖書被摒棄在外。根據《四庫全書》卷首所載乾隆帝有關編纂工作的歷次上諭和凡例，當時四庫館臣將內府所藏和全國各地督撫學政及私家進獻的圖書分爲三類處理：其「有益於世道人心，有裨於實用者」予以著錄；他如「抵觸本朝」之書一概禁燬，而「俚淺譎謬」之書則列爲存目。所謂「存目」，即「止存書名」，不收其書，各撰提要，「彙爲總目」。^{〔二〕}根據乾隆六十年浙江杭州刊本《四庫全書總目》統計，列爲存目之書多達六千七百九十三種，幾乎是《四庫全書》著錄書的兩倍。

數量如此龐大的存目書，是否真的或全部屬於「俚淺譎謬」，這是一個有待發覆的問題。實際上，清王朝編纂《四庫全書》時，其壓倒一切的目標是控制編纂規模，加快編纂速度，以便「刻期告竣」。^{〔三〕}蓋自乾隆三十七年下詔訪書，至乾隆四十七年《四庫全書》成，僅校辦三千四百六十一種著錄之書已費時十年之久，任事諸臣多至三百六十人，招募謄錄書手多至二千八百二十六人，^{〔四〕}而著錄以外之書尚成倍於茲。面對如此浩大工程，四庫館臣每發「望洋無際」之嘆，乾隆帝也常有「汗青無日」之感。^{〔五〕}若不嚴格限制篇幅，不僅乾隆帝無從實現「觀成」的願望，也是清王朝人力、物力所無法承受的。爲此不得不大刀闊斧，「棄多取少」，將大量圖書黜落存目。當然，去取之間並非全無標準。對照《四庫全書總目》各類著錄書後附載存目提要，覆按原書，可知存目書之所以列爲存目，大致有以下數端：

其一，「有悖謬之言」，即含有批評清王朝統治內容者。清王朝是少數民族入主中原，所取代的是明王朝。所以明後期和明清之際的著作若有「抵觸本朝」、不利於滿族形象和統治的，均列為禁書，其中一部分收入存目。遼、金、元與清一樣屬於北方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且金是滿族的先祖，所以宋代和明初關於民族關係的記載如有「於遼、金、元三朝時事，多有議論偏謬及肆行詆毀之處」，^{〔六〕}也被大肆篡改、禁燬或列為存目。例如史部雜史類，著錄的只有二十二種，抑為存目的多至一百七十九種，幾乎全是宋明及清初雜史，其中奧秘即在於此。又如明汪子祐《石西集》，因其書「卷五吊岳武穆詩，語意偏謬」，遂予以抽燬並列為存目。明魏煥《九邊考》，因其書「抄撮案牘」，「且多指斥字句」，^{〔七〕}遂予以銷燬並列為存目。明王洙《宋史質》，因其書以明朝直接繼承宋朝大統，而將少數民族建立的遼、金、元三朝置之外國，與西夏、高麗同列，四庫館臣乃痛斥「自有史籍以來，未有病狂喪心如此人者，其書可焚，其版可斧」，^{〔八〕}遂予以禁燬並列為存目。明黃光升《昭代典則》自朱元璋起兵起，即不用元朝年號，而用明紀年，四庫館臣一言以蔽之「究非萬世之公論也」，亦列為存目。其他如明柯維騏《宋史新編》、焦竑《獻徵錄》、談遷《棗林雜俎》、文秉《先撥志始》、清余國楨《見聞記憶錄》、毛霏《平叛記》等等，均因內容涉及宋元和明清之際史事，或有「偏駁」、「悖謬」、「偏謬」之語，不能為清王朝所容，而被斥入存目。其實，這些書是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明清史的寶貴史料。

其二，「非聖無法」或「異說」，即含有反禮教、反傳統或宣傳異端傾向者。清王朝崇奉孔孟之道，厲行思想專制，因此對於「百氏雜學」肆行貶抑，對於「離經叛道」的著作則「掊擊必嚴」、「擯斥必力」。^{〔九〕}例如明李贄反對盲目崇拜孔子，認為「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四庫館臣評其《李溫陵集》云：「贄非聖無法，敢為異論」，「故其人可誅，其書可燬，而仍存其目，以明正其為名教之罪人」。又評其《藏書》云：「贄書皆狂悖乖謬，非聖無法」，「罪不容誅，其書可燬」。二書均列為存目。再如明李之藻《天學初函》，理編

宣傳天主教義，器編介紹西方近代科學知識，四庫館臣乃錄其器編及理編中之《職方外紀》，而將其餘屏入存目，並痛斥其書「併其惑誣之說刊而布之，以顯與六經相齟齬」，故「概從屏斥，以示放絕，並存之藻總編之目，以著左袒異端之罪焉」。由於清王朝在學術思想上揚漢抑宋，在宋明理學上又尊程朱而貶陸王，因此一方面對宋學的著述有失持平，如宋王柏《書疑》、《詩疑》二書即因「攻駁毛、鄭不已」而入存目；另一方面對王學傳人及其他非程朱派的學者王廷相、王艮、王畿、鄒守益、孫奇逢、顏元、李塨、王夫之、黃宗義、馮班、李顥、潘耒等人的著作，也多僅存書名，如四庫館臣斥責明盧格《荷亭辨論》「持論詭異，攻擊朱子之說」，季本《易學四同》「標心學之旨」，薛侃《圖書質疑》「守姚江良知之說」等等，均摒入存目。其實，這些書對於研究中國思想史，包括中西方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價值。

其三，「尋常」、「瑣屑」、「偽妄」之作。清王朝依其學術標準，將一些在其看來是「未越群流」的平庸之書、「歸於小道」的無謂之書和「難以考信」的偽託之書列為存目。這些書的情況比較複雜。首先，就其指為「尋常」的圖書而言，其中確有極少數屬於庸劣之作；但有一些作為著述雖非上乘，作為文獻資料仍宜保存，如明王化醇《百花鼓吹》一書「雖無甚大意義，然亦元明文學資料之一種，不宜聽其淪落也」；「○」還有一些當時認為水平不高，價值不大的書，隨着時代的演進、學術的發展，變得很有水平，很有價值。例如明方于魯《方氏墨譜》和程大約《程氏墨苑》，因為只講花紋模式，不講造墨之法，而被視作「無裨於實用」，列入存目。但恰恰是其「雕鏤題識」、「摹繪精細」，被後人評為版畫史上的傑作。再如明夏允彝《禹貢合注》，因為「多證合時務，指言得失」，「於經義無關」，被列入存目。今日看來，那正是夏允彝藉注經寄托對時局的看法，是研究其思想的好材料。其次，就其指為「瑣屑」的圖書而言，則絕大部分屬於學術偏見。例如關於古代遊戲雜技方面的書，四庫館臣認為「事皆瑣屑」，除《元元棋經》、《棋訣》收入《四庫全書》外，其餘如唐李翱

《五木經》、明林應龍《適情錄》、王穉登《弈史》、王思任《弈律》、佚名《秋仙遺譜》、顧煜《射書》、程道生《射義新書》、李孝元《壺譜》、郭元鴻《壺史》、丫角道人《雙陸譜》等十種書全都列入存目。中國古代遊戲雜技源遠流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目前除圍棋復興外，投壺、雙陸諸戲已鮮為人知。要探究中國雜技史，必須求助於存目之書。又如有關詞曲方面的書，四庫館臣認為「詞曲二體，在文章技藝之間，厥品頗卑，作者弗貴」，「二」僅將少量詞集著錄，其餘大部分斥入存目，其中包括著名的宋劉克莊《後村別調》、元楊朝英《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張可久《張小山小令》、明王九思《碧山樂府》等。明王圻《續文獻通考》亦以經籍考中著錄《西廂記》、《琵琶記》等，而被指責「全失論撰之體裁，不可訓也」，列入存目。其實，要研究中國文學史，這些書乃是不可忽略的重要資料。第三，就其指為「偽妄」的圖書而言，有些雖屬偽書，但仍有價值，如佚名之《燕丹子》，在中國小說史上很有影響，連《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曉嵐亦甚愛其書，「私自抄存，復以其本授人」；「二」還有一些並非偽書，乃因疑其作者連帶亦疑其書而置入存目，如舊題宋竇漢卿《瘡瘍經驗全書》、舊題宋龐元英《談藪》等等，是為考之未詳所造成的去取不當。

其四，著作時代切近者。清王朝從其「崇古」、「厚古」的歷史觀出發，奉行「貴遠賤近」的原則，「去取寬於元以前，嚴於明以後」。「三」元以前之著作雖「詞旨膚淺」或「真偽不辨」亦予著錄，所謂「古書亡佚，愈遠愈稀，片羽吉光，彌足珍貴」；「四」而明清兩代著作，則因時代較近，即便四庫館臣高度評價其價值，也大多斥入存目。茲以集部別集類為例：漢魏至宋元別集收入《四庫全書》的有六百二十九種，列入存目的有一百三十三種，存目書只占總數的百分之十七點四，而且存目中的漢魏至宋元別集又有不少屬於明清時期學者的注釋評選本。明、清兩代的別集卻大大不同。明人別集收入《四庫全書》的只有二百三十八種，列入存目的多達八百五十二種，存目書占總數的百分之七十八。清人別集收入《四庫全書》的僅有四十一種，列

入存目的多達五百八十三種，存目書占總數的百分之九十三點四。明清兩代的別集列入存目的竟有一千四百三十五種之多。如此眾多的別集，是研究十四世紀中期至十八世紀中期中國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經濟、外交等各個方面發展狀況的資料寶庫，其中如明代葉盛《菘竹堂集》、王九思《漢陂集》、康海《對山集》、湛若水《甘泉集》、邵經邦《弘藝錄》、李開先《閒居集》、茅坤《白華樓藏稿》、徐渭《徐文長集》、戚繼光《止止堂集》、臧懋循《負苞堂稿》、董其昌《容臺詩文集》、湯顯祖《玉茗堂集》等等，清代刁包《用六集》、曹溶《靜惕堂詩集》、彭而述《讀史亭詩集》、王士禛《漁洋詩集》、汪琬《鈍翁類稿》、陳廷敬《午亭集》、吳嘉紀《陋軒詩》、徐乾學《憺園集》、曹寅《棟亭詩鈔》、孔尚任《湖海集》、張廷玉《澄懷園全集》等等，或政治，或藝文，或學術，無不赫赫有聲。再以史部地理類都會郡縣之屬為例：宋元地方志十餘種全部收入《四庫全書》；而明代地方志僅有六種，清代地方志僅有十五種收入《四庫全書》，其餘明清時期的地方志一百餘種全都列入存目。就明清二代而言，列為存目的地方志約占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四。即便是四庫館臣也不否定這些地方志的價值。例如四庫館臣評介列為存目的明陸欽《山東通志》：「在地志中號為佳本，體例不務新奇，而詳核有法。」又評介清印光任、張汝霖《澳門記略》：「考《明史·地理志》只載南頭屯門、鷄栖佛堂門、十字門、冷水角、老萬山、零丁洋澳諸名與虎頭山關之類，其他皆未記其詳。此書於山海之險要，防禦之得失，言之最悉。蓋史舉大綱，志詳細目。」

其五，重複之書。清王朝為控制《四庫全書》的規模，避免「疊牀架屋」之病，將著錄書之別本、單行本，或已為著錄書採擇之書，以及收有著錄書之叢書等列為存目。此類書雖與《四庫全書》有重複之處，但其自身仍有存在的價值。例如唐顏元孫《千祿字書》已著錄，其《別本千祿字書》則入存目。《別本千祿字書》有顧炎武等人所作考證，是其與原本不同處，亦是其具特殊價值處。又如明雷禮《國朝列卿紀》，因著錄書《明